

钱满素/主编



Nathanael West's  
Work Collection  
韦斯特作品集

# 鲍尔索·斯奈尔的 梦幻生活

[美] 纳撒尼尔·韦斯特/著 张文 等/译

伤心小姐  
难圆发财梦  
蝗灾之日  
○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

東方出版社



Nathanael West's  
Work Collection  
韦斯特作品集

钱满素/主编

# 鲍尔索·斯奈尔 的梦幻生活

[美] 纳撒尼尔·韦斯特/著 张文 等/译

東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 / (美) 韦斯特 (West, N.) 著;  
钱满素 主编; 张文等 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60 - 4012 - 9

I. ①鲍… II. ①韦… ②钱…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556 号

---

##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

BAOERSUO SINAIRES DE MENGHUAN SHENGHUO

---

作者署名 (美) 韦斯特 (West, N.) 著 钱满素 主编 张文等 译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16 千字

印 张 5.6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4012 - 9

定 价 23.00 元

## 目 录

|                    |       |       |
|--------------------|-------|-------|
| 韦斯特解构美国梦 .....     | 钱满素   | (001) |
|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 ..... | 张 文 译 | (001) |
| 冒 险 家 .....        | 张禹九 译 | (071) |
| 西部俱乐部成员 .....      | 王纪宴 译 | (086) |
| 西藏之夜 .....         | 张禹九 译 | (092) |
| 波兹镇的波兹先生 .....     | 张禹九 译 | (097) |
| 骗 子 .....          | 张亦政 译 | (117) |
| 无耻的谎言 .....        | 王纪宴 译 | (130) |
| 公事公办 .....         | 段孝洁 译 | (136) |
| 鸟 与 瓶 .....        | 段孝洁 译 | (142) |
| 韦斯特年表 .....        |       | (151) |

##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

致 A. S.

“毕竟，我亲爱的朋友，阿那克萨哥拉曾说过，生活是一次旅行。”

伯格特

鲍尔索·斯奈尔在特洛伊城外长得高高的草丛中走着，他来到了希腊人那匹著名的木马前。作为诗人的他想到了荷马史诗，决定进到木马里面去。

仔细查看了木马后，鲍尔索发现只有三处可以进入：嘴、肚脐和消化道的末端。木马的嘴太高，他够不着，肚脐是个死胡同。因此，他只好放弃尊严，向最后一个入口走去。啊，神奇的

# 肛门!①

沿着这神秘入口处的肛唇，他发现刻有字迹。经过研究，他辨认了出来。一支箭穿过心形图案，上面刻有首字母 N，他读道：“啊！夸利斯……阿蒂费克斯……佩里奥！”② 不能让戏剧中的皇帝胜过自己，他用他的铅笔刀也刻了一个心形图案和几个字：“啊，拜斯！啊，阿拜斯！啊，阿诺恩！啊，阿纳恩！”③ 但没有刻箭头和他的首字母。进入之前，他祈祷：

“啊，贝尔！啊，梅耶贝尔！啊，巴赫！啊，奥芬巴赫！像以往一样给我带来好处吧。”④

鲍尔索立即感到自己像是桥上的一个，床上的两个，船上的三个，马背上的四个，进攻底比斯的七个。他兴高采烈地进到了大肠末端阴暗的、类似门厅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鲍尔索开始觉得沮丧。为了使自己保持情绪高涨，他编了首歌，唱了出来。

① 原文为“O Anus Mirabilis!”（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注，有特别说明处除外）。

② 原文为“Qualis...Artifex...Pere!”

③ 原文为“O Byss! O Abyss! O Anor! O Anan!”

④ 原文为“O Beer! O Meyerbeer! O Bach! O Offenbach! Stand me now a seer in good stead.”其中“贝尔”的原文 Beer 意为啤酒，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和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是德国作曲家，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9）是法国作曲家。乔伊斯在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的结尾中让主人公喊道：“老父亲，古老的工匠，现在请尽量给我一切帮助吧。”（“Old father, old artificer, stand me now and ever in good stead.”）韦斯特在此显然有滑稽模仿之意。

铜马的肛门，  
马用于排泄的出口，  
是圆形的。

在主那包着黄铜的车轮上，  
撒拉弗，上帝的喉舌，  
在喧嚷。

像赛利纳斯的肚子，  
完美的圆形，  
乔托完美圆形派画家，

只做……圆形移动。

圆形和完美，  
圆形和完美，  
像斟满酒的杯子，  
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  
满是露珠的肚脐。

圆，完美的圆形，  
像斟满酒的杯口，  
耶稣脚上满是锈迹的洞，里面有犹太人钉入的

钉子。

后来他给这首歌取了许多名字，其中最成功的是：《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或宇宙磨石洞中的游历》和《在铜马肛门环状物处，或脚趾洞引发的一阵胡思乱想》。

但除了欢乐的歌声，鲍尔索对自己的情绪拿不准。他想到了“长生鸟排泄物”，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在床上创造出的一个民族。想到他可能会在这里遇到他们中的一个，他在发抖。他完全有理由发抖，因为“长生鸟排泄物”吞食自己，消化自己，并通过排清肠道使自己再生。

希望引起这里的某个居民的注意，鲍尔索大发感慨之词，似乎为周围的景致所陶醉：

“啊，玫瑰门！啊，潮湿的花园！啊，水井！啊，喷泉！啊，粘手的花朵！啊，黏膜！”<sup>①</sup>

一个帽子上绣着“旅游团”字样的人从阴影中大步走了出来。为了证明诗人有权未经许可就可以入内，鲍尔索引用了自己作品中的一句话：

“如果你希望两条平行线能立即或很快相交，”他大声说，“事先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是很重要的，最好是不画线。”

来人没有理会他的话。“先生，”那人说道，“您是富于创新的民族的使者，对于我们这些希腊和罗马的后嗣来说，你们是自

动抽水马桶的发明者和改进者。正如你们自己的诗人所描述的那样，‘伟大属于希腊，荣耀归于罗马’……我愿为您效劳，做您的导游。首先看右边，您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多利安人的前列腺，因愉快和过分的高兴而膨胀。”

他的话使鲍尔索大为生气。“自动抽水马桶的发明者，我们？”他大声叫道。“噢，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多利安人，呸！68年的浸礼会教友，那才恰当。根本没有什么前列腺，只不过是个萎缩了的痔。你把这说成是伟大与荣耀？你有没有见过纽约火车站、耶鲁体育场、荷兰隧道，或是新麦迪逊广场花园？暴露在外的抽水马桶，可恶的家伙，这是我所看到的一切——在现如今的年代。这是可耻的落后，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看到鲍尔索大发雷霆，导游让步了。“先生，请……”他说道，“请……毕竟，年代的久远神化了这块土地，伟人们把这里视为神圣。入乡随俗吧。”

“可恶的家伙。”鲍尔索重复着这个词，但已经不那么凶狠了。

导游鼓起勇气。“外国人，注意您的举止。如果您不喜欢这里，那为什么不回到您来的地方去呢？在您离开之前，让我给您讲个故事——我们这里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充满了地方色彩。是您使得我及时地、中肯地向您讲这故事的。但我向您保证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故事的名字是：《来访者》。

“一个旅行者正在塔亚纳寻找圣人阿波罗尼斯，他看到一条蛇钻进了一个人的下身。来到那人的面前，他说：

以上。他对事物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和嘲讽态度，总是敏感到其不规则不完美的缺陷一面。既然对学校的一套常规无法当真，韦斯特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只好靠涂改成绩单进了塔夫茨大学。一学期没完，韦斯特被劝退学，于是他设法转学去布朗大学。居然成事在天，塔夫茨还有个名字与他相仿的学生，学校转成绩时不知哪里出了毛病，那个人的好成绩竟然转到了韦斯特的名下。于是，韦斯特不仅上了布朗，还可以免修不少课程。在布朗，他像个打扮入时的少爷，却一点也不像未来的作家，他当年的同学觉得后来的韦斯特简直是个谜。到了毕业时，韦斯特只剩一门不及格了，这自然难不倒演技出色的他，韦斯特用真诚的悔悟感动了教授，不及格被改成了及格。总之，在 1924 年韦斯特确实是从布朗大学正式毕业了，让专程赶来出席毕业典礼的父母感到风光满面。

虽说韦斯特对上学漫不经心，弄虚作假，但却不能说明他没有受到教育，他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修文学名著得来的。韦斯特 13 岁时就已经读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在大学里他更是密切注视着欧洲先锋派的发展，尤其着迷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小时候喜欢画漫画，后来集中精力写小说。韦斯特在大师们的作品中定准了自己的文学品位，他的趣味是知识分子的、欧洲的、甚至是贵族化的，这反倒使他能以超脱的眼光来看待美国梦。例如同样是揭示美国梦，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多少是梦的一部分，是从这个梦的内部来看它的，并有一个醒悟的过程。韦斯特却不然，他一出手就居高临

些幼稚的联想使得它们不能再被用作名字。赫妮尔！本来是多么好听的女孩子的名字呀！赫妮尔·霍斯坦！帕里西丝<sup>①</sup>·珀尔伯格！帕拉诺艾尔<sup>②</sup>·庞兹！它们要比菲丝<sup>③</sup>·拉比诺维兹、或者霍普<sup>④</sup>·黑尔考维兹好听得多。（名字除了能取悦听觉，还有什么？）”

孰不知鲍尔索又冒犯了导游。“小子！”他大声叫道，“我是犹太人！每当谈及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发现有必要说明我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犹太人！”

“噢，你误解我了。”鲍尔索说，“我没有理由攻击犹太人。我欣赏犹太人；犹太人是节俭的民族。我最要好的朋友中就有犹太人。”可鲍尔索的辩白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后来他想到引用C. M. 道蒂的讽刺短诗。“闪米特人，”鲍尔索坚定地说，“就像是一个坐在阴沟里的人，眼睛以下都浸在沟里，可他的眉毛却触着天空。”

鲍尔索终于使导游消了气，为了进一步取悦于他，鲍尔索说这个宏伟的隧道使他情绪激动，余生都待在这里，抽着烟斗，看看书，他就满足了。

导游举起手臂，做了个拉丁演说家们都非常熟悉的姿势，说道：

---

① “帕里西丝”为原文 Pare-sis 的音译，意思是麻痹性痴呆。

② “帕拉诺艾尔”为原文 Paranoia 的音译，意思是偏执狂。

③ “菲丝”为原文 Faith 的音译，意思是信念。

④ “霍普”为原文 Hope 的音译，意思是希望。

“然而，什么是艺术？我同意乔治·穆尔的观点。艺术不是自然，是消化了的自然，艺术是升华了的排泄物。”

“那么都德呢？”鲍尔索问道。

“啊，都德！都德，那是浓味炖鱼<sup>①</sup>！你知道，乔治·穆尔还说：‘我不在乎安格尔的《泉》的代价是不是某个十六岁少女的贞操。现在……’”

“毕加索说，”鲍尔索插言道，“毕加索说自然界是没有脚的……谢谢你带我参观。我必须走了。”

鲍尔索还没来得及走开，就被导游一把抓住了衣领。“请等一下，你的插言是对的，我们应该讨论艺术，而不是艺术家。请解释一下你对这位西班牙大师的格言的理解。”

“嗯，重点是……”鲍尔索开始讲，但还没容他说完，导游就插话道：“如果你承认有重点存在，那么‘自然界是没有脚的’这句话使你的观点不能成立。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是基于没有重点之上的。毕加索这样说表明在单数论者和复数论者无休止的争论中他持一元论的观点。正如詹姆斯所提出的：‘现实的存在是个体性的呢，还是聚合性的呢？——是以单个形式，还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呢？……’如果现实是单数，那自然界就没有脚。如果是复数，就有许多。如果世界是个整体（每一件事物都是同一事物的一个部分——毕加索自然理论的观点），那么就没有开始与结尾。只有当事物以个体形式……出现时（才有末端），才有脚。”

顾名思义，脚是附属于末端的。另外，如果事物是个整体，没有开始与结尾，那么事物就全是圆。圆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圆没有脚。如果我们认为自然界是个圆，那么我们必须认为自然界是没有脚的。”

“不要把这种观点看成是神秘不可理解的。柏格森<sup>①</sup>说……”

“塞尚<sup>②</sup>说，‘一切都在向球状发展。’”鲍尔索发表了他的看法后，又一次试图逃走。

“塞尚？”导游说道，仍紧紧地抓着鲍尔索的衣领，“塞尚是正确的。亚琛的哲人是……”

费了很大的劲，鲍尔索终于挣脱，逃走了。

鲍尔索正沿着隧道而逃，他碰到了一个人，全身赤裸，只戴了一顶圆形礼帽。礼帽上沾满了荆棘。这人正在用图钉折磨自己。好奇战胜了恐惧，他停住了脚步。

“能为您做点儿什么吗？”鲍尔索有礼貌地问道。

“不。”那人比他更有礼貌地回答，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触帽沿，以示敬意。“不，我自己行。谢谢……”

“我是雅典法官马隆尼。”那人继续说，回答了鲍尔索这样有教养的人不好提出的问题。“我是个泛神秘主义者，完全相信圣

---

① 柏格森——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宣称“生命冲动”就是“绵延”，它是唯一的实在，只能靠与理性相反的直觉来认识实在或“绵延”。

② 塞尚——Cezanne 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认为自然物体均与简洁的几何体相似，对运用色彩和造型有新的创造。

希尔德加德<sup>①</sup>可怕的论点：‘上帝并不寓于健壮人的体内。’我像马里·阿拉科克、苏索、拉布尔、席顿的利德温及利马的圣萝丝<sup>①</sup>一样生活。当我不在遭受痛苦的磨难时，我模仿诺特科·巴尔布斯、埃克纳德·勒维厄、胡克鲍尔德·勒肖夫<sup>①</sup>作诗。

在汝的嘴里

羽毛丛生的黑暗中，

噢上帝的母亲！

我崇拜耶稣

到达顶点的玫瑰。

“明白了吗？所有伟大的圣人们都对上帝缔造的最卑微的生物表现出极大的爱，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奇。你听说过本尼迪克特·莱博吗？正是他把从帽子里掉出来的寄生虫带着敬意地拾起来，放进了衣袖里。另一位圣人在叫来洗衣女工之前，把衣服里的寄生虫拣出来，以防淹死了这些寄生于他衣服里的圣洁的宝贝们。

---

① 圣希尔德加德（saint Hildegarde）、马里·阿拉科克（Marie Alacoque）、苏索（Suso）、拉布尔（Labre）、席顿的利德温（Lydwine of Schiedam）及利马的圣萝丝（Rose of Lima）均为天主教神秘主义者，法国小说家于斯曼（Joris - Karl Huysmans, 1848—1907）在小说《在那儿》（1891）和《上路》（1895）中探讨过。于斯曼的作品具有黑色幽默特点，韦斯特在布朗大学时读了许多。“上帝并不寓于健壮人的体内”这句话源自《上路》一书。诺特科·巴尔布斯（Notker Balbus）、埃克纳德·勒维厄（Ekkenard le vieux）、胡克鲍尔德·勒肖夫（Huchbaldle Chauve）是中世纪教堂诗人和音乐家。

“在他们思想的激励下，我决定为圣普斯写本传记。圣普斯是寄生虫家族的殉难者。如果你感兴趣，我向你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先生，请讲。”鲍尔索说道，“活着就要学习，这是我的座右铭。所以，马隆尼先生，请接着讲。”

“圣普斯是一只跳蚤，”雅典法官马隆尼用他那训练有素的嗓音讲起来，“一只出生、居住、卒于耶稣基督胳膊下面的跳蚤。”

“圣普斯是从嵌在基督肌肉里的一只卵孵化而成的。当基督还是个婴儿，在伯利恒的马厩里玩耍时这只卵就嵌在了基督的肉里。神的血肉孕育着不止一个生灵的事早有先例：这让我们想到了狄奥尼西奥斯和雅典娜。”

“圣普斯有两个母亲：下卵的那个带翅膀的生物，以及在肌体内孵化它的神。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两个父亲：我们在天之父，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信任地称之为‘爸爸’的人。”

“那么他的两个父亲中哪一个使这只卵受精呢？我不能很肯定地回答，但是圣普斯以后的生活行为使我相信他的卵受精于带羽毛翅膀的生灵。是的，我是指圣灵——圣精<sup>①</sup>。为了证明这点，历史可以再次帮助我们：只要记得勒达和欧罗巴就可以了。我必须提醒你上帝的爱的性质，他的爱覆盖了一切，因为你可能会争辩说跳蚤太小了。”

“啊，幸福，幸福的童年！在丝一般褐色的卷毛中玩耍，基

---

<sup>①</sup> 原文为“the Sanctus spiritus”。“spiritus”的意思是精（指挥发性药物溶解在酒精中所成的制剂）。

督的手臂保护着他免受一切伤害。吃的是我们救世主的肉，喝的是他的血；在他的汗水中洗澡；分享着，完全彻底地，分享着他的神性。不需要像我那样去哭喊：

基督的身体，拯救了我

基督的血液，陶醉了我

基督的体液，沐浴了我。

“成年后，圣普斯身强力壮；他的欲望和精力都能在连续不断、永不完结的欢乐中得到满足。基督皮肤和肌肉撞击出的乐曲！——比巴赫的赋格曲更精美。基督经脉的格局！——比克诺索斯的迷宫还要复杂。基督身体的气味！——比所罗门庙宇的气味更香。基督肌肉的温度！——对于年轻的圣普斯来说比罗马的沐浴还要惬意。还有，基督的血液，甘甜如酒，这酒使所有的快乐与激动不断地扩大，直到圣普斯微小的身体在狂喜中像个熔炉一样沸腾。

“在他的壮年时期，圣普斯离开他的出生地——一丛茂密的丝般汗毛、基督的腋窝，外出漫游。他游历了基督胸部的森林，跨越了上帝腹部的山峰。他测量并用声音探测了那深不可测的井——基督的肚脐。他勘探了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裂缝、山脊和洞穴，并绘制了图纸。根据旅行笔记，他后来写了巨著《基督地理》。

片丛林。他打算用余生从事写作、作礼拜、冥思。他的教堂以基督的肌体作四壁，窗户上开放着基督血液的玫瑰，圣坛上燃烧着用神圣的耳垢制作的金色的蜡烛。能有这样的教堂是多么幸福的事。

“很快，太快了，唉！殉难日降临了（啊，我亲爱的耶稣！<sup>①</sup>）基督的手臂举起，他的手要去接受铁钉。

“圣普斯教堂的墙壁和窗户毁坏了，教堂被血液淹没。

“髑髅地的烈日灼烤着基督手臂下的嫩肉，把那嫩花瓣似的皮肤灼烤得皱得像是老女演员久刮的腋窝。

“基督死后，圣普斯也死了。他拒绝逃生，寄居于其他肌体上，甚至包括圣母马利亚，她就站在十字架的下面。用他最后的力量击退了不可征服的蠕虫……”

讲完后，由于抽泣，马隆尼先生单薄的身体在猛烈地颤动着，但鲍尔索并没有宽容他。

“我认为你这是病态。”他说道，“不要这样。把你的目光从你的肚脐上挪开。把你的头从你的腋窝处抬起。不要再对死亡嗤之以鼻。玩玩游戏。不要读太多的书。洗个冷水澡。多吃点肉。”

说完这些有帮助的话后，鲍尔索听任他自行其事，继续赶自己的路。

离开雅典法官马隆尼很远后，在肠道的一个拐弯处，鲍尔索看到一个男孩把一包像是信件的东西藏在了树洞里。等男孩走了

---

<sup>①</sup> 原文为“O Jesu, mi dulcissime!”。